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## 第十三回 閉東莊楊春點金 築法壇聖姑煉法

古洞天書不記年，誰將半壁向人傳。一從辨出雷文字，修鍊成時擬上仙。

話說賈道士留著癩子，指望掛住那老婆子一條心腸，是與媚兒重會的大關目。不知什麼緣故忽然而去，心下又惱又疼，神魂散亂，就做出這個癡夢來。醒後短歎長吁，酸楚了一夜。次日問起癩子衣服被窩都在，還道他不曾遠去，叫人四下訪問。有人說他在劍門山下僱了牲口，一個遠方漢子，隨著他去了。從此又著了一急，病勢轉添，夜夜夢見這小妖精來纏他。泄了幾遍，成了滑精的病。日裏三不知忽然火動，下邊就流出來了。以後合著眼便看見媚兒，看看骨瘦如柴，自知不濟，歎道：「媚兒，我與你呵！今生不作吹簫伴，後世當為結髮親。」對了乩道和小鬍鬚說的，都是永訣的淒涼話兒。老道士從來不出房的，也來看了他幾次。病勢已是九分九釐的地位，少不得預辦後事。延至交春，油乾火盡，嗚呼哀哉，剛剛二十七歲，正是貪花不滿三十。昔人有關小詞，名「清江引」，說得正好：

百般病兒都可解，切莫把相思害。驀地痛鑽心，整日魂不在，到嗚呼才省得冤孽債。

這癡道士臨死，還一心牢掛著小妖精，為一片精靈不散。那一世媚兒託生胡家，叫做永兒，道士託生焦家，叫做憨哥。雖然不得到老齊眉，也算做少年結髮，在姻緣簿上，勾除宿賬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再說癩子和楊興趕路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一日來到華陰縣裏。先在楊巡檢門首經過，楊興與癩子進宅報與家主知道，楊春慌忙出來相見。敘寒溫中，也說幾句爐火的話兒探他。不料癩子全然不曉，只把雙眼來睜，一言不答。楊春只疑他不肯輕易講論，也不窮究。獻茶後，就叫楊興送癩子到西園與聖姑姑相會。癩子進得園門，先會見了蛋子和尚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母親好沒正經，如何招個野僧同住。難道許多年紀，到要和尚起來？」一到淨室見了婆子，便問道：「妹子媚兒怎麼不在一處住？前邊那野和尚又是何人？」婆子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先說林中躲風，夢見則天娘娘，如此如此，醒來就失了媚兒。後來遇著蛋子和尚，正應了夢中遇蛋而明之語。「他帶得有天書，只我識得，乃是九天秘法。若修鍊時，須得千金之費。我只推要建普賢祖師佛院，小兒左黠能點化黃白。借這話兒，誘出他些財物來，就乘機接你到此，同行修鍊。卻不是好！」癩子笑道：「怪不得楊巡檢一見面，便說什麼爐火，好是我不答應，不然，卻不露出馬腳來麼！」

正說閒話間，楊巡檢來拜癩師。送上新衣一套，舖蓋一副。就約母子二人，明日同往東莊看屋看地。婆子道：「要買辦些藥料及出入奔走，少不得託我家蛋子兄弟。若用別個，恐怕口嘴不穩。明日也要他走一遭。」楊春答應去了。不多時，眾人送晚飯來，擺下一桌素菜。癩子私對婆子說道：「娘，怎的弄得些葷酒兒來吃便好。」婆子道：「有名的楊老佛家，葷酒不聞的。你休得慣了嘴，到明日修鍊時，整年的不許動葷哩！」癩子呆了，把舌頭一伸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早飯後，楊巡檢吩咐差一乘小轎、兩匹馬，去西園迎接他三位。自己先到東莊相候。婆子乘轎在前，一僧一道騎馬在後。管家引著，飛奔東莊上來。一路看時，果然好個去處。但見：

田連阡陌，樹滿邱陵。田連阡陌，零星住下莊家。樹滿邱陵，整隊行來樵子。山坳中，寬寬一片空閒田地，曾為比丘尼道場。高阜處，大大一圍精緻莊屋，已非郭令公故業。倘建佛庵道院，儘叫千門萬戶，怕做不下鳥革蠶飛。若作鬼窟神壇，便住半載一年，真個不聞雞鳴犬吠。最喜主人能好客，深林飛鳥任安棲。

婆子見楊巡檢先忙謝道：「老檀越如此信心，都是夙因所致。」楊春道：「來路上曾看這一片當地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已看見過，十分稱意了。這莊外面，也好個形勢。只不知裏面房屋何如？」楊春道：「就同往一看！」便引著眾人，彎彎曲曲，各處走了一遍。原來雖說莊房，卻造得甚有體製。牆門裏面一片大空場，是堆積柴穀之所。兩旁設下倉庫，中間三間大敞廳，左右幫幾間雜屋。那左屋就是管莊的居住，廳後開個大大的魚池，以防火燭。右邊望去，都是亭臺花木之類。三株古柏橫斜半朽，用個朱紅木架兒扶著。左邊一帶迴廊，迴廊盡處，另有個角門。進了角門，又是三間半屋。裏頭書室樓房，藥爐茶灶，無不具備。楊巡檢每年收租算賬，也到此十日半月價住。所以收拾得整齊。若閉上角門時，分明別是一座宅院。楊春道：「這幾間敞房，可將就作寓否？」婆子道：「何消這般精室，罪過罪過！」又道：「只今晚就在此住下罷！一動不如一靜。只是所借母銀，望乞作速留意。」楊春道：「三日內便湊集送到。三位日用供給，就在這小莊支用。只怕炊爨時，還要用個小廝。」婆子道：「更不消得！」楊巡檢臨別，喚管莊的老王來吩咐：「一應供給，要你支持，須是周備，每月只開賬來看便了。又教將敞廳後面兩壁關斷，貼下封皮。若送供給時，就從老王家裏穿過迴廊去，不許別人走動。又將角門裏面鎖鑰付與聖姑，任意開關。於是帶了幾個莊客，去西園取三位的行李。婆子住下這房子，稱心滿意了。少停，園公同幾個莊客，將行李送到。蛋子和尚的包裹有天書在內，行坐不離，已帶在身邊。只有鋪陳棍棒，在耳房中，也一齊取來了。日沒時，婆子叫蛋子和尚將側門鎖斷，三口兒做一處商議。蛋子和尚遊方熟脫，一應買辦合用東西，俱是他奔走。左黠腿不方便，專管看守法壇，燒香點燭，及煨煮三餐茶飯。婆子專主教導他們畫符念咒，按時修鍊。預充分派已完。其柴米之類，老王處每月總支，免得日日纏擾。

第二日清早，楊奶奶差掌房的老嫗擡個小轎兒到東莊特看聖姑姑，敲門進來道：「奶奶聞知法眷同住，怕不方便，不好自來看。叫老身多多致意！」婆子道：「足感奶奶掛念！」老嫗看著癩子笑道：「此位便是令郎癩法師麼？聖姑姑與普賢菩薩般般識熟，何不央菩薩吩咐天醫醫好了這隻腿？」婆子道：「一人一相，不可更改。譬如觀世音千手千眼，何曾嫌多減卻幾個。彌勒祖師一個大肚子，垂到膝下，何曾道不方便吃藥消他。」老嫗道：「聖姑姑說的是。」又道：「轎子裏有隻小官箱，相煩蛋師去取。」蛋子和尚取進來，放在桌上。是個描金箱兒，鎖上一把白銅小鎖。老嫗攪神捉鬼的道：「老身有句私房話兒，叫兩位師父權且閃開！」袖裏摸出條豬肝紅的舊汗巾來，角上縛個小鑰匙兒，將鎖開了。箱內取出幾包東西，做一堆兒放著。道：「這銀子共是二百兩。是奶奶的私房，叫老身送與聖姑姑聊助雜費。別的面前莫說。」婆子稱謝，收在一個抽屜桌兒裏頭。老嫗又叮嚀道：「放在謹慎去處才好！」婆子道：「不妨事。」老嫗道：「老身是恁般小心的，莫怪多講。」又道：「今後聖姑姑見普賢菩薩時，也替老身寄個名兒。老身是孫氏，奉過二十多年齋了！」婆子道：「當得！當得！」老嫗道：「老身只為死了老公，兒女又不孝順，所以孤身傍在奶奶身邊度日。那一世只求個好兒好女足矣！」說罷，依舊將空箱鎖上。婆子喚癩兒拿著送他出門，上轎去了。癩子鎖了角門進來，已自曉得奶奶送得有銀子，便熱鬧鬧的要買東買西。婆子道：「奶奶瞞著人送來的，且慢些動彈。等楊巡檢送到，看多看少，再作區處。」有詩為證：

陰性從來吝嗇多，百般好事被蹉跎。

偏於佛面貪資福，肯把私財施道婆。

話說蛋子和尚見事湊巧，心中歡喜。便要將二十四紙天書，求聖姑譯出講釋。婆子道：「今番我三人有一處修鍊，你瞞不得我，我瞞不得你。這大紙上，看字不甚方便。可將素紙釘成手掌大小本，貧道將唐音譯出，賢弟細細謄寫。庶幾作用時，便於翻閱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如此甚妙。且說紙墨筆硯，合用多少，一起買下，這小事今日先做下不妨。」婆子道：「每人好紙四十九張。要筆十枝，墨五錠，小硯二個，硃砂三兩。三個人便要三倍。如今謄寫小本，費紙也不多，再加紙五張，筆一枝，墨一錠，足以夠用。」婆子在西園時，原有人送下些錢鈔，便把來叫蛋子和尚製辦這事。因是先前派定，癩子也不敢攙越。須臾之間，蛋子和尚將文房四寶買齊。婆子取餘紙五張裁破，每張裁做二十餘頁。除符形照樣描寫，其他文字俱將唐音譯過，寫成蠅頭細字。蛋子和尚寫一行，明白一行，快活一行。正是雖然未得神通使，不作三心兩意人。一日一夜，都寫完了。婆子對閱一過，一字無差。第三日天明，將原來二十四紙，用火燒化。因這天書秘本，可一不可二。亦恐留下人間，或致褻瀆，罪有所歸也。

早飯後，楊巡檢來到東莊。抬著一皮箱銀子。足千金之數，交與婆子收了。道：「點出黃金時，倒換銀子再點，便有無窮了！」婆子道：「正是如此！」楊春又道：「今番別了聖姑，不敢請見了！但不知丹成大約在於何日？」婆子道「也看緣法遲早。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那時定有好音奉復。倘或遲慢，也莫性急。」楊巡檢別去。

婆子教蛋子和尚，先取五方之土，就本莊權算中央，餘者東南西北，俱在十里外取用。各將布囊盛下。其他世間動用之物：貴的如金珠、賤的如木石、吃的如豆麥、燒的如煤炭、粗的如缸甕、細的如針線、清的如茶酒、雜的如藥材，色色都要買得完備。一面蛋子和尚製辦東西，一面婆子打掃樓下設壇。先期齋戒沐浴，擇六甲日吉時，將土布囊定五方之位，相去各尺許。周圍將新磚壘起，約高一尺五寸，空處用五穀填滿。上設明燈三盞，晝夜不絕。外用黃布製成神帳一頂罩下。前面設香案一座，供養著甲馬雲鶴，每日設茶酒果三品。早起念淨口咒一遍，淨身咒一遍，淨法界咒一遍，安土地咒一遍，安魂咒三遍，然後依法作用。此是常規，不必細述。

且說安壇次日，先將各人合用紙墨筆硯等，排於六甲壇下。婆子起首，腳踏魁罡二字，左手雷印，右手劍訣。取東方生氣一口，念通靈咒一遍，焚符一道。蛋子和尚和左點都依著婆子行事。雖然一般念咒、燒符，這符形都是婆子動筆畫的。如此七七四十九日，紙、墨、筆、硯俱靈，然後商議召將。蛋子和尚要得自家書符，婆子道：「書符最是難事。須要以氣攝形，以形攝氣。假如此符是何作用，便要作此觀想。如要興雲，便想得一個陰氣，起自丹田，漸覺滿身都是雲氣充塞，從七竅中噴薄出來，瀰漫乾坤。如要起雷，便想得一點陽氣，起自丹田，漸覺一身都是雷火運旋，從七竅中搏擊出來，震動天地。想就時，急將此氣落墨，一筆而成。所謂以神合神，以氣合氣。正要把我的神氣，與天地貫通，這符方有靈驗。初時尚費收攝，到工夫練熟，閉眼神便聚，書空符亦靈。此通天徹地之妙訣也。若只照著符形描畫，自己的神氣先自散亂，如何感動得神鬼？俗語雲：書符不效，卻被鬼笑；寫符不靈，倒被神驚。我今先寫與你們看：從何起手，從何結構，如何凝神運氣。你們看得爛熟，然後動筆。一法通，萬法通，一法不通，萬法都不通了。切不可粗心浮氣，自誤其機。」蛋子和尚和癩子，喏喏連聲，不約而同的問道：「書符之法，已領教誨。今欲召將，不知將便能來否？若來時，如何相待？」婆子道：「正要與你細講。有內將，方可召外將。鄧、辛、張、陶、苟、畢、馬、趙、溫、關，此外之十將也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意、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腎，此內之十將也。先鍊就自己十將，統一不亂，存神定炁，儼如外將森列在前。然後呼之即應，役之即從。初時或先現半身，後現全身。若見神貌兇惡，不可畏懼；如其醜陋，不可嘻笑。須要敬之如父母，親之如朋友，役之如奴僕。苟或不然，必取神怒。又凡欲召將，必先預定所行之事，所問之語。若召至無用，其將不為準信，次後雖召亦不來矣。」

兩個和尚道士，未曾見將，先聽了這段說話，分明像小學生初進學堂，還不知先生什麼規矩，一肚子戰戰兢兢，毛骨俱悚，各自去虔心靜坐，凝神養氣。婆子到書符時，先叫他兩個看樣。蛋子和尚到底聰明，看了一遍就會了。癩子也時刻把手向空中描畫。也是緣法已至，他從來懶惰的，到此也精勤起來。因他用心不過，畢竟也被他趕上。大家步罡踏鬥，念咒焚符。鍊了一七、二七、到三七，微有影響。或聞劍佩之聲，或露衣袍之色。著來此尚非真將，乃將手下之人，所遣來闖壇者也。四七、五七，始現真形。或半身，或全身，或獨行，或聯騎隨人眾。或多，或少，只是竟往竟來，不向庭中停駐。說話的，卻是為何？原來這將的英靈，無處不在。只為常人精氣，與他不相感通，所以俗眼不能看見。今日為符咒所拘，遊行時，未免從法壇經過。又撞著至心至意的目光凝聚，豈有不見之理！其竟往竟來，還是作用未滿，法力不到之處。到七七四十九天，眾將站立庭中，拱手受令。四圍簇擁，如有千軍萬馬之勢，全不覺庭中狹窄。婆子在前，和尚道士在後，肅容端立。婆子開口吩咐道：「吾等三人，乃上帝眷屬。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，得九天如意寶冊，天文符籙。闡宏道法，特召汝等前來輔助，聽吾差遣。功成之日，奏聞上帝，紀錄超昇。」諸將鞠躬稱喏而退了。一霎時，庭中寂然。有詩為證：

盡道有錢堪使鬼，也知無術不通神。  
試看神將庭中列，只為天書咒語真。

話說蛋子和尚見神將來往，初時不免矜持，到後漸漸也習慣了。只是每遍是婆子當前，兩個隨著腳跟做事。雖則一般，偏有婆子。蛋子和尚性急，信心不過，欲得自試一番。便悄悄的起個五更，步入壇前，如法捻訣念咒。只聽得響亮一聲，庭中降下一員天將，怎生模樣，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眼似銅鈴般大，面如紫蟹鬚鋼。襖頭金色放毫光，繡襖團龍花樣。  
手執皂旗一面，招風喚雨行藏。英雄猛烈誰敢當，使者姓張天將。

張使者鞠躬而前，道：「吾師召見，有何法旨？」倒慌得蛋子和尚面紅心跳，急急按定神魂，答道：「這裏樓後北窗，少幾株大樹遮陰。只有西園上四株梨樹絕大，可速移來植於此地。」神將應聲去了。須臾，只聽得一陣大風，飛沙舞瓦，耳邊如軍馬離杳之聲。到天明風息，蛋子和尚往後樓看時，四株大梨樹做一行兒的種下了。乃張使者差神兵所為也。婆子知道是蛋子和尚幹出這事，便著實發作了一場，說：「這天將非凡人之比，不該把沒要緊事輕易差遣。況今道法未成，又沒什本事在身，倘觸其怒，性命難保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偶爾試驗一次，今後再不敢矣。」

卻說西園上園公，因這番大風後，失去了四株大梨樹，慌忙去報與楊巡檢知道。楊春正在驚訝，只見東莊老王也來報導：「今早五更風起，聖姑姑住下樓房後邊，添了幾株大樹。」楊春道：「角門鎖斷，你如何看見？」老王道：「這樹高出雲端，小人從外面望見。卻是自來沒有的，所以報知。」楊春情知又是聖姑姑的神通，暗暗稱奇，便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們不得在外人面前傳播。」各賞了酒飯，打發回去不提。

卻說婆子和二人商議道：「如今將已鍊就，可將七十二位地煞變化，次第修鍊。每鍊一法，必要經歷四十九日。其中有簡便的，只管並日做去。大約三年之內，務期完畢。」二人見說得快當，歡喜無限，從此加倍用心。步罡踏鬥，畫符念咒，時刻不虛。鍊過一個七七，先能暗中搬運柴米之類，不去與老王支取。老王道：「他不來支，一定不是缺乏，老漢且落得些受用。」去查那柴米數時，依然按月減少。老王大驚，又去報與楊春，楊春只教莫說看他怎麼。

光陰似箭，看看三年將滿。婆子等三個，把七十二般道法，俱已鍊成。且說神通變化，大略如何？但見：

上可梯雲，下能縮地。手指處，山開壁裂；氣呵時，石走沙飛。匿形換貌，儘叫當麵糊塗；攝鬼招魂，任意虛空役使。豆人草馬，戰陣下添來八面威風。紙虎帶蛇，患難時弄出一樁靈怪。風雲雷雨隨時用，水火刀槍不敢傷。開山仙姥神通大，混世魔王法術高。

原來這白雲洞法，上等不比諸佛菩薩，累劫修來，證入虛空三昧，自在神通。中等不比蓬萊三十六洞真仙，費幾十年抽添水火，換髓移筋，方得超形度世，遊戲造化。他不過憑著符咒，襲取一時，盜竊天地之精英，假借鬼神之運用。在佛家謂之金剛禪邪法，在仙家謂之幻術。所以玉帝慎重，不許私啟天封，留傳人世也。雖然如此，高明之人，借資法術，全身遠害，做個仙家的津梁。入山採藥，不怕虎狼，千里尋師，不費車馬，也到是個捷徑。為此白雲洞留下這一脈，以待有緣之人。洞主白猿神又添一筆在後，要他每年向門設誓：若生事害民，雷神不宥。只為玉香爐煙起早了些，蛋子和尚少摹了後面七十六個字，所以不曾看著這一條利害的話。今日修鍊成功，便認做驚天動地的學問，長生不老的法門。到後來，果然生事害民，動起河北一帶數載的干戈，使人罵妖名，千秋不滅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聖姑姑這番修鍊，只得楊巡檢的銀子。其楊奶奶二百金，原封不動，遣個靈鬼送還他去了。想起雁門山下初離土洞之時，母子共是三口。如今雖添了個蛋子和尚，畢竟少了個胡媚兒，是個缺典，少不得要尋取將來，傳授與他，這是婆子心上第一件事了。那起庵鑄像的說話，原非本心，不須提起。只是還有一件：我等三人，受了楊巡檢夫婦多時供養，又得他金銀相助之力，一旦不辭而去，覺得愜然。每人宜顯神通，留一個憶念與他。癩子跳起來道：「我送個虎與他看莊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原許他點化黃

金，今將樓前這塊太湖石，點成與他做個鎮家之寶。」癩子道：「正好！我的虎就著他看守金子，使盜賊不敢動念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劣弟不才，意欲召個上好塑手，將我等三人形像，塑此樓下。使他家子子孫孫，朝夕瞻禮。」癩子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塑出我癩腿來，你卻笑他。」蛋子和尚笑道：「恁地時，只塑個坐像罷了！」當下婆子口中唸唸有詞，望石上只一噴，沫涎如細霧散落，急把手掌擦之，凡掌所到處，皆成紫金之色。不一時，整千斤一塊太湖石，明晃晃變化金山一座。癩子剪個紙虎，口中有詞，順風吹去。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這紙虎撲地跳兩跳，便成個黃斑老虎。猛烈咆哮，與真虎無異。癩子吩咐道：「老虎，老虎，聽我法語：鎮守金山，不許攜取，有人攜取，老虎逐去。」說罷，把袖一拂，依然是個紙虎。癩子看金山座下有個空處，便放那紙虎在內。蛋子和尚攝了個巧匠的生魂，閉於樓下，一夜塑成三個渾身，極其相似。聖姑姑居中，蛋子和尚居左，左黜居右。蛋子和尚一見，不勝之喜。便道：「是我塑下的像，我先磕個頭兒起首。」癩子道：「野和尚磕頭，誰來答禮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若起身答禮時，只怕腿不方便的，被人看破。」癩子也笑起來。婆子道：「休得閒講，想起今日得道緣由，遇楊而止，遇蛋而明，都是天後夢中指點。他說二十八年後，當在河北興旺，約我去到貝州相助。此是天數。我等一來不可逆天，二來不可忘了指點之恩。自今為始，各人隨意逍遙，念想動時，立刻相見。若運數到日，切莫異心，以違天道。」說罷，婆子騰空而起，在空中把手招他兩個。蛋子和尚把齊眉短棒拋向空中，化成萬丈金橋，大踏步上去了。癩子道：「我且向壺天頑耍則個。」便向牆角頭揀個空酒瓶兒，放穩在地。叫一聲：「我下來也！」雙腳望瓶嘴中一跳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正是：

從來只有神仙樂，法術高時不讓他。